



【登楼阅海】

陈容《墨龙图》

◆张德宁

华夏儿女以“龙之传人”自称。“龙”成为华人膜拜的至高神灵。但世界上并没有真的“龙”，它只存在于神话故事中。现在我们观念中的“龙”的形象，只是前人凭借愿望和想象勾画而生，在长期的历史中逐渐演变，至南宋陈容时期基本定型的。《尔雅翼》中说：“俗画龙之状，有三停九似之说。谓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顶似蛇，腹似蜃，鳞似鲠，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而陈容的《墨龙图》可以说是向世人展示了龙的最完美的形象。

陈容，南宋画家。字公储，号所翁，福建（今福建福清）人，一作临川（今属江西）人。理宗端平二年（1235）进士，曾为国子监主簿，出守莆田。诗文豪壮，善画龙，得变化之意。《墨龙图》可谓其传世之精品。此图为双幅绢本，纵 201.5 厘米，横 130.5 厘米，墨笔。不着色，而仅以水墨烘染云龙，墨气森严可畏，无疑是最佳表现形式。图绘一龙腾云驾雾，昂首瞋目，张牙舞爪，极其威武雄奇。勾笔劲健，而渲染的墨色，既有龙身的细笔积染，又有云气的粗笔涂抹，所谓“泼墨成云，喷水成雾”。传说他画龙必先喝酒至醉，然后大叫，脱下头巾蘸墨，在绢上手涂抹，再用笔勾画之，或画整条龙，或仅画一爪一首，云雾蒸腾，时隐时现，似乎画家漫不经心，却都归于神妙之中。依

我的看法，说他必喝酒大醉方画，似乎未必，试看其龙身勾染之精细，非醉者所能，他之以头巾濡墨涂抹，虽然神奇，其实是画的需要。梁楷作《泼墨仙人图》，因画幅较小，且无动态，用笔“泼墨”即可。但陈容作《墨龙图》巨幅，云气有蒸腾之势，用南宋时现成的毛笔，实在无法表达，于是他延伸而用头巾“泼墨”，并非一时兴至。中国历代画家，多有以抹布、头发、纸筋、蔗滓、莲蓬、手指作画的故事，虽说确有游戏之意，但更多的是为了恰当地表达物象。陈容以头巾濡墨烘染出的云气，其势壮阔，如翻江而倒海，强烈地衬托出龙的“扶河汉，解华嵩；普厥施，收成功；骑元气，游太空”的非凡气概。它已经不再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时遇到的与人为害、象征自然之力的“龙”，不再是战国时期帛画中描绘的受人驾驭的“龙”，也不再是历史上某些苟安于一隅的小朝廷中的天子那样的“龙”，而成为一种堂堂正正、胸怀宽阔、威武自强、无坚不摧的精神的化身。

自古就有善画龙的画家。“画龙点睛”，就是南朝梁画家张僧繇画龙的故事，但可惜没有传世。也许是为了南宋，陈容的墨龙图一出，为世人所认可，成为龙的定型，于是以前的龙图就渐渐消亡了。中国的龙，形成一种“龙文化”。影响而及日本，凡有龙的图像，也大多是仿陈容的墨龙。

刊头篆刻



作者 王九涛

我写我心

◆胡传海

孙敏的知识是很完整的。他善于将触角伸向多个艺术形态中，从而感悟其艺术与个性的东西。他自身素质中那种浪漫、旷放的色彩又使得艺术显得更为私人化。他在研究和创作中放纵自己的情怀，使自己沉浸在传统与现代的情绪不断缭绕的状态中，知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支持，也提出了疑问。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迫使他走向第二个层面，即展开他独特的学术研究。在他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中传达着这样一种理念，情感的宣泄是创造的酵母，但它必须被理性有效控制，知识则起了一种调节和缓冲作用，它时常激发情感的迸发，时而进行理性的反思。最后的学术研究则是三者状态更为深入的体现，从而使孙敏的人生更为艺术化，而艺术也更为经典化，即艺术是最终对生存形态的充分肯定。

在上海的书家中他是极善于找到自己位置的，故而他能冲击一次次全国大展，摆脱地域风格的局限对一个能将自己放在全国书坛范围思考的书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孙敏的书风有海派的影子，他对于用笔的节奏，墨色的枯涩，结字的组合，章法的处理都是极为细腻而周到的。他行笔如风，但在这种快节奏的表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丰富的变化性。对技术的高水准以及对诸如洒脱一类风格的追求都使他在海派青年书家中独树一帜，而同时，他又有北派的那种奔放不羁的气势，开张掉阖，纵横挥洒如入无人之境，在自信中确立自己的追求和信念。你很难用某家某派限定孙敏的作品，这是一个善于吸收和消化诸家之长，将南北风格整合，同时又极善于将传统的精神加以容纳的书法家。

他的作品主要有两大表现方式：一是隶书，他的隶书线条质感很好，有一种沉厚的感觉，同时将隶书写得很飞扬流动，将帖意很好地融入其中，同时，在用笔中处理得非常简约，使作品有一种纯净明亮的感觉。他的《春江花月夜》长卷，将碑意转化为淡淡的书卷气息，这是很聪明的处理方法，石刻的味道转变为缣素的意趣这本身就是一功，很多人反其道而行之，则是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中国书法的特性。所以，他的隶书流美



而绚丽、飞扬而大气，同时又能窥视其深厚的笔力，的确将“雄”与“秀”巧妙地结合，体现了他知识和学术的深度。

孙敏的草书则是取法傅山，气势倾泻而下，但一路盘绕诘屈，以篆书笔意出之，极为重视气势大开大合，纯以中锋运用，速度极快，这样在线条中有流动迸溢的趣味，古人所谓大气鼓就是指的这种方法，但在这种过程中孙敏很重视节奏的快慢把握，连绵草的秘诀在于书写要有间隙度，这样才会透气才会积聚，同时加之小参差的组合变化以及对空白的处理，这样在一路的盘绕般的书写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乐趣，一种书写过程大于结果的乐趣。在中国书法中大草的书写最为困难，因为它极难把握，不能稍有闪失，否则满盘皆输，因而对节奏的控制以及对全盘章法的考虑就显得尤为重要。孙敏由于其知识和学术的支撑所以在创作时就容易把握这种分寸感。



明万历剔红龙纹香盒 山水人物香盒

◆无极



对中国而言，龙纹具有特定的意义。明洪武二十六年曾对官民器物服饰用纹有过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对龙纹禁禁，称“若僭用违禁龙凤纹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违禁之物并入官”。从此，龙纹便成了帝王之象征，五爪金龙更是王者之专用！剔红龙纹香盒直径 6.6 厘米，以红漆堆髹多层后进行剔刻，以其中一五爪盘龙为主题，倒发而突目，剔刻深峻繁密，是明代万历时果园厂制器，当时宫中专用器物。

剔红器因色泽红艳喜庆，经久耐用，有强烈的装饰趣味而受到大众的欢迎。山水人物香盒直径 6.8 厘米，以木质挖成，内胎和盒底髹以黑漆，盒外髹以红漆。盒盖中剔饰有人物 4 人，一青年策马扬鞭，尽力奔驰，其前方两位金瓜武士，手执长柄金瓜正在回头顾盼，而青年马后又有一佣童执伞紧跟其后。天空中明月高照，一楼阁隐于白云之中。盒沿饰以万字纹二道，每个万字都首尾相连，“万世不到头”，寓有连绵永恒的吉祥意义。该盒为典型的明代中期剔红制品。